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三十二

圖書編

六曹類

戶曹

或曰古今天下廣狹一也禹貢五服四距五千里而周制九服自王畿以外每方自爲五千里何也或謂尺有長短則周尺不應半禹之尺或謂禹五服之外外薄四海不在其數周則盡外薄所至而經畫之此說爲近然亦不應外薄之地與五服之地相半攷之經文甸服方千里而曰五百里則凡所謂五百里者

舉一面計之也若周官則曰規方千里曰王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某服則舉兩面通計之也是則禹貢所謂五百里甸服者乃千里而周官所謂外方五百里者乃二百五十里也至漢地志又言東西九千餘里南北一萬三千餘里則漢東西視禹貢幾一倍南北視禹貢幾二倍然攷其所載山川又不盡出禹跡何也古者聖人制數周密其制方田之數以御田疇廣狹制勾股之數以御遠近高深方田之制行則自井畝徑遂之直積而為道路川澮截然直方無有迂曲故中邦之地雖廣而里數則徑自秦漢開阡陌於

是道里益遠矣此古今里數多少之不同一也大率勾三股四弦直五以正五斜七取之自秦漢以來誇多務廣固盡外薄之遠其計道里又但以人迹爲數不復論勾股弦直故漢之九千里大約準古六千五百里漢三千里準古一千九百七十一里而尺步長短之異制又不在此數至于禹貢外薄之地在五服之外而後世斥堠所到盡在里數之內此其多少之不同又不在言者或者又曰冀在九州爲北堯都冀州則自甸服之外北短南長五服之地北無所展而南有所棄則如之何曰隆古都冀政教四達則冀

北之野生聚教訓、必不如後世之爲窮漠。所以冀賦爲九州第一。而水平之後。分爲幽并。其廣可知。蕪堯都平陽。雖日在冀、自平陽以南渡河至陝、於今地里三百七十五里。正五斜七、於古蓋二百六十餘里、再則是甸服之地。自跨冀豫、冀山而豫平、緬想當時甸服之地。當亦如周室王畿之制。蓋成周之制、雖規方千里以爲王畿。然西自郊岐豐鎬爲方八百里。東則洛陽四達方六百里。總爲千里耳。五服之制其間截長補短、計亦如此。何則周都豐鎬西至犬戎。約餘千里、而犬戎之地、自爲荒服、先王之制。賓服者享荒服

者王自穆王以犬戎地近責其從賓服之享。自是荒服者不至。則是五服之制。計古亦有因地而為長短者。蓋因諸侯之分情。以為朝貢之限制。亦有在近而視遠。雖遠而視近者。大率地有廣狹。俗有夷夏。未必四面截然如此正方。聖人立為限制之經。固必有通變之義。據禹貢五服之制。九州之內。止方五千里。而先儒較以有漢廣輪之制。全不相侔。以謂西漢盛時。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五千里。而山川所極。不出禹貢之域。何道里之殊絕也。遂至孔穎達之徒。有鳥道之說。謂禹貢之制。據虛空鳥飛徑過而言。兩漢之

制以人跡所通透迤曲屈動有倍加切以爲不然王制古者百里當今百有二十一里今謂漢也是禹貢五千里之制即漢之六千里也況五服之制據萬里而言合以東西四正爲據當時堯都平陽正東至東萊之海方二千八百里正西至張掖之流沙方三千三百里是僅可以滿五服之制也兩漢九千里之制則以遼東之海與燉煌之流沙而言也而遼東在東北隅燉煌在西南隅非其正也夫正方一尺者冡之而度其兩隅則爲尺有四寸而羸則五服之制舉其隅而度之宜其九千里也漢制南北爲五千里若舉

翔方日南而言也而禹貢所屆正南止及衡山之西而日南又在衡山之南八千餘里非禹迹所及迹至平陽不盈千里已爲戎狄之地是五服之制惟東西南三方爲然北方僅滿二服而已尙何鳥道之云乎

禹貢五服論

周禮九畿九服圖

王畿
侯畿
甸畿
男畿
采畿
衛畿
蠻畿
夷畿
鎮畿
蕃畿
大行人九州之外謂之蕃國
每畿五百里
周一見各以貴寶爲贄
侯服
甸服
男服
采服
衛服
蠻服
夷服
鎮服
蕃服
每服五百里
職方氏大行人九服同制
行人只言六服故鎮蕃同于蕃國
綏
要
荒
四面相距一萬里

周禮大司馬乃以九畿之法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
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
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
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
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
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
職方氏乃辯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
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
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
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

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服大行人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一見其貢財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各以其所貴物爲贄畿者以限制畿疆言之也服者以服事天子而言也然此特言九州九服之制而成周封國之制可得聞

歟王制曰公侯皆方百里孟子曰公侯地方百里伯子男皆以是差等葢王制言王者之制爵祿可以分田制祿言孟子言周室之班爵祿故以分地制祿言武成以分土對列爵言之是亦以分土制祿言之也周禮則不然諸公之地以封疆言則五百里至諸男之地以封疆言則百里是以封疆所至之地言之故有五等也以封疆言則五等以食祿言則三等加大司馬曰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是制軍亦三等與命同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則受命亦三等有公之服侯伯之服子男之服則作服亦三等

司馬氏言九畿其外曰蠻夷蕃鎮是天下封疆極四夷也職方氏言九服其外亦是蠻夷蕃鎮是四夷皆服事天子夷鎮蕃服在行人總謂之蕃國蕃服在行變謂之要服是其要荒無常也且以職方之地圖觀之言邦國與都鄙而不及於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如此則周家之疆理通乎蠻夷閩貉戎狄矣行人何以謂之九州之外乎按王制謂西不盡流沙東不盡東海南不盡衡山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內截長補短凡三千里說者謂言九州之實地也今職方九州之地荊州曰衡山幷州曰恒山則是

盡東西南北言之矣。而行人謂番國在九州之外者
以其在六服外。而非九州內地爾
九畿九服論一
詩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言京邑居中而九畿九服
莫不朝宗于京師而究其實焉周都豐鎬西去犬戎
不過千里云耳果可截然謂四面各二十五百里耶
司徒建國必求地中謂以土圭測日景而擬中焉鄭
氏遂謂陽城天地之中故周公營洛然洛去陽城亦
甚遠矣曷不遂都陽城而都洛耶
九畿九服論二

虞五服周九服合一圖

大行 九州之外 [illegible]

周：蕃　鎮　夷　蠻　衛　采　男　甸　侯

貢：貨　材　服　器　嬪　祀

九州之外成建五長

五百里荒服：二百里流　三百里蠻

五百里要服：二百里采　三百里夷

五百里綏服：二百里奮武衛　三百里揆文教

五百里侯服：三百里諸侯　二百里男邦　百里采

堯曰甸服　周曰王畿　皆方千里

國中

王宮

虞周五服九服之制、或謂堯之五服本二千五百里、
禹于五服各弼以五百里、故曰弼成五服至于五千、
又謂堯之五服五千里、周制九畿每畿五百里、而王
畿又不在其中、四方相距爲萬里、蓋倍禹服之數也、
愚獨以爲一耳、堯制通王畿爲五服、曰侯甸綏要荒、
各服内各分三百里二百里、是一面五百、四面相距
爲一千里、故五千里、周制除王畿千里之外、曰其外
方五百里曰甸服、則是兩面相距五百里、九服皆然、
是止四千五百里、通王畿爲五千二百里、大行人夷
鎮蕃三服、通謂之九州之外、但以貴寶爲贄、禹于九

州之外謂之外薄四海而咸建五長則其治之詳略又無不同也而謂周公斥大土宇不亦謬哉如舜封象于有痺羲仲測日于嵎夷禹南巡于會稽導弱水至流沙此四裔之地皆古人足跡所及者周之斥大安在也至于土貢卉皮服南暨閩則湖南盡乎朔方南海亦可知矣信乎天下輿地古猶今也其不同者特畿服之限制云爾虞五服周九服制論

虞周千里邦畿合一圖

堯　周

五百里　米　邦都　大都之田任畺地

四百里　粟　邦縣　小都之田任縣地

三百里　秸服　家削　家削之田任稍地

二百里　納秷　邦甸　公邑之田任甸

百里賦　納總　四郊　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　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

國中　亦曰邦中

園廛二十而一

國宅無征

王宮

商頌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前乎商而爲夏後乎商而爲周蓋莫不然禹貢曰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周禮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家邑之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即此合前圖觀之王畿之制自古無異炳然矣

虞周千里邦畿圖論

周禮九畿九服圖

蕃畿
鎮畿
夷畿
蠻畿
衛畿
采畿
男畿
甸畿
侯畿
王畿
侯服
甸服
男服
采服
衛服
蠻服
夷服
鎮服
蕃服
每畿五百里
每服五百里
四面相距一萬里

王畿鄉遂采地總圖

邦都 三十六同三公王親子弟子弟
各受百里餘爲公邑

邦縣 二十八同卿及王次親子弟
各受五十里餘爲公邑

家削 二十同大夫及王疏子弟
各受二十五里餘爲公邑

六遂 十二同七萬五千家
十五萬夫餘爲公邑

五百里
四百里
三百里
二百里

王城凡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凡遂門三塗男子由右婦人由左朝中央左祖右社面朝後市朝

六遂 十二萬井一百八萬夫出
邦削之賦上大夫治之

家削 二十萬井八十萬夫出
家削之賦亦以大夫治之

邦縣 二十八萬井二百五十二萬夫出
邦縣之賦下大夫治之

邦都 三十六萬井三百二十四萬夫出
邦都之賦下大夫治之

按載師掌任地事。則地無曠地。閭師掌任民力。則民無游民。先王所以治國中野外不過如此而已。王畿考

按鄭氏注引司馬法謂王國百里爲郊二百里爲州三百里爲野四百里爲縣五百里爲都其名不同其制又異。又杜子春云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其說亦非王畿千里有國中郊野鄉遂都鄙之別今只據載師所任之地。約而爲圖。略以見王畿千里之制爾。自國中而郊野爲六鄉遂十五萬家所受之田。其餘則爲載師所任之田矣。王畿千里圖論

武成分土之圖

此武成分土爲三孔氏用孟子說也

公侯百里 萬井三分去一六萬夫

伯七十里 四千九百井三分去一二萬九千四百夫

子男五十里 二千五百井三分去一一萬五千夫

大國三軍 三萬七千五百人

次國二軍 二萬五千人

小國一軍 一萬二千五百人

成國兼附庸之制

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

侯

食一百三十里有竒

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三之一

伯

食一百里

司馬法乃公田用助通率知此但周制鄉遂用貢采地用助通率計之四同有半之地已爲成國

司徒建邦國之圖

乘附庸言之則有五等自有地言之三等而已與分土為三不相抵牾

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

公

千乘之賦地方田同有奇除為附庸之地

食二百五十里

司馬法同十為封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共出千乘

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子

食五十里

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男

男無附庸

食二十五里

職方分國之圖

以方五百里則四公

公 公
公 公

以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

子子子子子
子子子子子
子子子子子
子子子子子
子子子子子

以方四百里則六侯

四周之地以爲附庸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以方三百里則十一伯

伯 伯 伯
伯 伯 伯 伯
伯 伯 伯
伯

附庸地

以方百里則百男

男男男男男男男男男男
男男男男男男男男男男
男男男男男男男男男男
男男男男男男男男男男
男男男男男男男男男男
男男男男男男男男男男
男男男男男男男男男男
男男男男男男男男男男
男男男男男男男男男男
男男男男男男男男男男

封爲十同

公　侯　伯　子　男　子　伯　侯　公

公

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
而周禮之制則分土亦五
而所食惟三分以五等
封國之制比次而觀大
小陞殺如章服命數之
相承自見其執也

諸公之地封疆方五
百里謂四面各五百
里地此圖三十同直
五百里四面五百里
爲田四百同是爲上
公之地其食者四之
中爲實封田一百同
出車一千乘

封十爲幾圖

侯

伯

子

男

封田八同出車八十乘諸男之
地其食者半中爲實封疆
方百里直百里三面百里
同是謂百十乘

地其食者半中爲實封田
四十八同出車四百八十乘四
面二百里爲田六十四同是
謂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
里八同直二百里

封田四十八同出車四百八
十乘是謂諸伯之地其食
者三之一中爲實封疆方
三百里十二同直三百四
面三百里爲田一百四十
四同

百五十乘三之一中爲實
封田八十五同出車八十
六同是謂諸侯之地其食
者直四百里四面四百里
爲田二百封疆方四百

大司馬法同十爲封封十爲畿〔侯封其等不同凡大國之封十乃爲王畿此圖每一目當一同直二十五里四面千里爲田一千六百同是爲天子畿内之地每同出車十乘其出車一萬六千乘徒一百六十萬人〕左傳子產有言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諸公之地四百同無乃非古制乎。據司馬法同十爲封謂自十同已上。可以封諸侯。非謂止于十同也。若謂列國一同者。此但可行于前古玉帛萬國之時。後皆爲附庸之國。豈可以議周之定制。且其下云今大國多數圻矣。圻方千里數圻將分天下大半。春秋亦安得此

大過乎、故此一時應對語治經不可執一論也
左氏曰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諸侯之大者三軍、然
則大國三軍出於三郊、三遂副之、周制然矣、牧誓曰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御事司徒司馬司空
然則大國三軍、三卿爲之師、一軍之戎車百二十五
乘、商制然矣、商周之軍制、諸侯既同、分土之制、安得
而異、周之九服、即禹之五服、爲亂所謂七十里者、武
王滅國五十、而所立七十一國、分土之制、遂過一商
大者二十四倍、小者猶三倍、何所容之、後儒不能通、
謂兼附庸、誠是也、抑不思百里提封萬井三分去一、

爲六萬夫之地、悉以家一人率之、爲兵十萬尚不足三郊三遂七萬五千人之數。爲車六百乘、亦不足千乘之數。所爲園廛宅田士田賈田官田賞田牛田牧田與卿大夫公子弟之采色、於何容之。家旣役其一人、百畝又征其什、一他無餘地、車輦馬牛干戈之屬、於何容之。六萬夫之稅、足當中農夫六千人而已。三卿之吏九千四百六十人、於何給之。百里之地不足爲公侯之國明甚、況七十里止二萬九千四百夫之地、五十里止一萬五千夫之地、其不能爲國又明矣、古之爲國、有軍、有賦、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

國一軍此軍也出于國之郊者也天子萬乘諸侯千乘此賦也出于成國者也自軍言之則方百里而具三軍方七十里而具二軍方五十里而具一軍推而上之方二百里而具六軍自賦言之則方千里而具萬乘二百一十里而具千乘通軍與賦而言之則方千里者爲兵車萬九百乘推而下之方百里者爲方五十里者四五十里具一軍又五十里爲一遂合爲兵車二百五十乘餘方五十里者一定出賦五十乘合三百乘男之國也由是推而言之七十里而具二軍又七十里而具二遂略當一同則爲兵車五百乘

加一同定出賦百乘軍賦合六百乘伯之國也百里而再具三軍又百里而具三遂合爲兵車七百五十乘加二同有半出賦二百五十乘軍賦合千乘公之國也侯三同則方百四十一里公四同有半則方二百一十里子下同於男侯上同於公是謂分土惟三自是而外則附庸也山川也土田也雖未必皆其所有皆在封疆之內矣。今夫顓臾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此附庸在封疆之證也。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此土田在封疆之證也。奄有龜蒙遂荒大東奄有鳧繹遂荒徐宅此山川在封疆之證也封

疆之內。附庸山川土田皆在焉。然皆非出軍制賦者

壤。故地方七百里而止于革車千乘。則舉封疆而言

雖七百里猶可。而況五百里四百三百里二百里百

里乎。故於天子言千里者兼軍賦而言之。於諸侯言

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者獨舉軍制而言也。於天子言

萬乘者以賦法通率也。於諸侯言千乘者兼軍賦而

言也。於諸公言五百里諸侯言四百里伯言三百里

子言二百里者包山川土田附庸於封疆也。於諸男

言百里者獨舉其出軍賦之封疆也。凡此者皆省文

而互見若與而相通且先王之於諸侯豈其封疆

定而遂無所勸懲哉公之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合五百里而止侯伯子亦然男之百里所自有有慶而益以地則豈以百里爲拘哉存男之百里以見自有之封疆耳公侯伯子慶而益責而削皆在封疆之中矣此周公之定制而成王廣魯以七百里則慶周公云耳非周公之制所得而拘也於齊有錫履焉於衛有畛封土略焉於衛侯奄受北國焉山川土田附庸或得其全或得其偏皆封疆之數也與武成孟子之言益相表裏矣然則其食者半三之一四之一諸儒之說孰是乎曰皆非也鄭司農謂所食租稅之數男

適五十里是大國貢輕小國貢重也鄭康成謂公以一易侯伯以再易子男以三易是大國土沃小國土瘠九等自不易至再易而止未有三易者豈諸侯之地皆無不易者哉子産曰先王班貢輕重以列　尊卑重甸服也甸非侯甸之甸乃祭公所謂邦內甸服也畿外諸侯則列尊貢重矣公半侯伯三之一子男四之一不亦尊重而卑輕乎康成曰大國貢重正之也小國貢輕字之也其意是矣柰何以一易再易三易爲說也授之沃壤而貢重予之瘠土而貢輕是乃適當然烏在其爲正之字之哉嘗以王食其半三之

一四之一爲正然王食豈盡取其所稅哉諸侯以什一取民王又以什一取諸侯則四之一者是乃四十之二耳甸稍縣都皆無過什二於其什一之中槩取其二焉此甸服之所以列卑貢重歟三等之地正封也五等之附庸廣封也正封則尺地莫非其土一民莫非其臣尊者嫌於盛而無所屈卑者嫌於削而無所伸故公之地必下而從侯男之地必上而從子至於廣封則欲上之政令有所統而不煩下之職貢有所附而不費又非諸侯得以擅之也而尊者不嫌於太多卑者不嫌於太寡故公之地必五百里而與於

侯男之地止百里而異於子也封國顯制考

秦三十六郡始皇并關地南越置桂林南海象郡關中又收匈奴河南地爲縣四十

三川　河南　南陽　南郡　九江　鄣郡　會稽

潁川　碭郡　泗水　薛郡　東郡　瑯琊　齊郡

上谷　漁陽　右北平　遼西　遼東　代郡　鉅鹿　邯鄲　上黨　太原　雲中　九原　鴈門

上郡　隴西　北地　漢中　巴郡　蜀郡　黔中

長沙　內史

漢十三群武帝分天下爲十三郡復益爲十七郡曰揵爲蒼海朔方酒泉武威牂牁巂厲門沈黎汶山武都張掖燉煌益州樂浪臨屯玄菟真番各置刺史

揚　荆　豫　兗　梁　幽　冀　青　并　徐

益　朔方　交趾

唐十道

關内　河南　河東　河北　山南　隴右　淮南

江南　劒南　嶺南　後增爲十五道　京畿　都畿　黔東

山南分東　江南分東西　餘仍前

宋四京二十四路

東京　西京　南京　北京　浙西路　浙東路

福建路　江南東路　江南西路　淮南東路　淮

南西路　湖南路　湖北路　成都府路　利州路

梓州路　夔州路　廣南東路　廣南西路　京西北路　京東東路　京東西路　秦鳳路　永興軍路　河北東路　河北西路　河東路

元立中書省行省十有一

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爲郡邑廢侯衛而爲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攬制四海運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爲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挺蒲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群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于下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

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狥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走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亂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

有一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迹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國制其守宰不能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于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可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于田叔得魏尚于馮唐聞黄霸之明察覩汲黯之簡

請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轄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仍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于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邑削其民猶痒矣尚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乎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

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凌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係于諸侯哉或者又以為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者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狥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以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也其衛于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于我也

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封建始於夏而成於周是以禹一傳而啓有有扈氏之征再傳而仲康有羲和之征夫以天子而征諸侯諸侯非率而上于天子之征禹之前無有也而始於有扈夫有扈之罪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而已羲和之罪曰沉湎于酒畔官離次而已二罪者以法議之則誅止其身而二人生于淟世則一廷尉足以定其罪矣而啟與仲康必命六師以征之者則必恃其土地甲兵不即引咎而悍然以抗其上矣書紀其事曰大戰曰徂征而觀其誓師之詞有不用命之戮焉有愛克厥威之戒焉殲渠魁

釋脅從之令焉則兵師之間所傷衆矣夫治一人之罪而至於興師使無辜之人受用兵之禍則封建之敝也故曰已見於三代之初此之謂也昔先王之建邦也上有方伯連率下有公侯伯子男小大相維尊卑相制如公侯受封之地雖多而制祿不過十倍其卿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名山大澤不以封必賜弓矢然後征必賜圭瓚然後鬯有巡狩有述職有慶有讓綱紀未嘗一日隳也若漢初諸侯王則界以大城名都連數千里未嘗爲之分限山澤蓄積在其國者不領於天子之大農五嶽四瀆在其國者不領於天

子之祠官故爲諸侯者一受封之後即自負其富強擒山煮海招納亡命擅爵人赦死罪所以縱恣之者如此及景武之後則作佐官之律嚴附益之法積毀銷骨所以猜防之者復如此蓋方其縱恣也則畏之有同乎敵國及其猜防也則抑之不啻如簡徒矣故仁恕者則流于縱恣西晉是也尅核者則過於猜防曹魏是也而晉魏皆緣是以亡是豈封建之誤哉古之所謂諸侯即後之所謂守令然自漢中葉以後王侯之與守令始判然爲二承流宣化而實有治人之責者守令也食租衣稅而但襲茅土之封者王侯也

今欲並建則凡王侯受封之地必盡廢內史之官付之兵民之任而後可但恐恣縱專擅犯上作亂如漢初之事容之則廢法而貽子孫之深憂誅之則傷恩而失封建之初意矣又況魏晉以後王侯多是虛封有三分食一四分食一五分食一者又有非其境內之地而遙封者如吳國之以會稽蒼梧建鄴丹陽等郡封其臣爲公侯之類是也蓋戶封既爲虛名則受封者之俸祿必仰給于縣官而出納之吝有所不能免於是遂有虛食真食之異今欲盡復舊制則王侯受封之地既瓜分賦隨之京師府藏頓鮮無以

供軍國之用非君上之利也又王侯於所受封之郡邑既無撫字之責而徒利租賦之入于是一意侵漁不顧怨讟為封戶者甚于征榷非百姓之利也又所謂王侯者非子弟即勳臣素號名貴人華屋玉食之奉于京師為宜今使之塊處外郡朝不坐宴不與憂讒畏譏此絳侯之所以恐懼長孫司空之所以怨望然則又非受封者之利也古今郡國沿革

廢太康者后羿也弑帝相者寒浞也韋顧昆吾夏桀肆虐而亡夏之天下者非夏之諸侯乎崇黎有扈助紂為暴而亡商之天下者非商之諸侯乎周武分封

未幾挾武庚以叛周者、管蔡霍也、非姬姓之諸侯乎、王室陵夷、至下堂見諸侯、甚則射中王肩、問鼎輕重、周鄭交質、繻葛倒置、弒奪篡逆、無國無之、皆諸侯為之亂階也、正由甲兵田賦、盡在其掌握、其敝必至尾大不掉、亦勢使之耳、孰云法制出於聖人、盡有利而無弊耶、始皇大其郡制、以領縣邑、而封建雖已廢矣、然東游海上、稱頌功德、有列侯在焉、如徹侯關內侯、特無實封之疆土耳、是藩屏不固、斯基本易摧、秦之亡也、固未必不關乎封建之廢、而其所以亡者、實于郡縣無與也、封建郡縣總論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三十三

圖書編

六曹類

戶曹

古之帝王未嘗以天下自私也故天子之地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王畿之內復有公卿大夫采地祿邑各私其土子其人而子孫世守之其土壤之肥磽生齒之登耗視之如其家不煩考覈而姦僞無所容故其時天下之田悉屬於官民仰給於官者也故受田於官食其力輸其賦仰事俯

有咸得其所而無甚貧甚富之民此三代之制也秦始以守內自私一人獨運於上而守宰之任驟更數易視其地如傳舍而閭里之情偽雖賢且智者不能周知也守宰之遷除歲月有限而田土之還受奸敝無窮故秦漢以來官不復可授田而田遂為庶人之私有亦其勢然也雖其間如元魏之泰和李唐之貞觀稍欲復三代之規然不久而其制遂隳者蓋以不封建而井田不可復行故也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所得私也秦廢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三代以上田産非庶人所得私也秦廢井田而始捐田産予

百姓矣。秦於其所當與者取之，所當取者與之。然沿襲既久，反古實難。欲復封建，是割裂上之土宇以啓紛爭；欲復井田，是強奪民之田畝以召怨讟。書生之論所以不可行也。隨田之在民者税之，而不復問其多寡，始於商鞅；隨民之有田者税之，而不復視其丁中，始於楊炎。三代井田之良法壞於鞅，唐租庸調之良法壞於炎。二人之事，君子所羞稱，而後之爲國者又莫能變其法。一或變之，則反至于煩擾多事，而國與民俱受其病，則以古今異宜故也。田賦總論

老泉蘇氏曰：周之時用井田，井田廢而田非耕者之

所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資於富民富民之家地大業廣阡陌連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驅役視以奴僕安坐四顧指麾於其間而役屬之民夏為之耨秋為之穫無有一人違其節度以嬉而田之所入已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於富強耕者日食其半以至於窮餓而無告夫使耕者至於窮餓而不耕不穫者坐而食富強之利猶且不可而況富強之民輸租於縣官而不免於怨嘆嗟憤何則彼以其半而供縣官之稅不若周之民以其全力而供上之稅也周之什

亦以其全力而供什一之稅也使其半供什一之稅猶用十二之稅然也況今之稅又非特止於什一而已則宜乎其怨嘆嗟憤之不免也噫齊民耕而不免於饑富民坐而飽且嬉又不免於怨其弊皆起於廢井田井田復則貧民有田以耕穀食粟米不分於富民可以無饑富民不得多占田以錮貧民其勢不耕則無所得食以地之全力供縣官之稅又可以無怨是以天下之事言復井田旣又有言者曰奪民之田以與無田之民則富民不服此必生亂如乘大亂之後土曠而人稀可以一舉而就高祖之滅秦光武之

承族可爲而不爲。是以爲恨。吾又以爲不然。今雖使富民奉其田。而歸諸公乞爲井田。其勢亦不可得。可則井田之制。九夫爲井井間有溝。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方六里。旁加一里爲一成成間有洫其地百井而方十里。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爲一同。同間有澮。其地萬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間爲澮者一。爲洫者百。爲溝者萬。既爲井田。又必兼備溝洫之制。夫間有遂。遂上有徑。什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

而其間爲川爲路者一。爲澮爲道者九。爲洫爲涂者百。爲溝爲畛者千。爲遂爲徑者萬。此二者非塞溪壑。平澗谷。夷丘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疆壠。不可爲也。縱使盡能得平原曠野。而遂規畫於其中。亦當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粮。窮數百年專力於此。不治他事。而後可以望天下之地盡爲井田。盡爲溝洫。已而又爲民作屋廬於其中。以安其居而後可。吁亦已迂矣。井田成而民之死其骨已朽矣。古者井田之興其必始於唐虞之世乎。非唐虞之世。則周之世無以成井田。唐虞啓之至於夏商。稍稍葺治。至周而大備。

周公承之。因遂申定其制度。疏整其疆界。非一日而遽能如此也。其所由來者漸矣。夫井田雖不可爲而其實便於今。今誠有能爲近井田者而用之。則亦可以蘇民困矣乎。聞之董生曰。井田雖難卒行。且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名田之說。蓋出於此而後世未有行者。非以不便民也。懼民不肯損其田以入吾法。而遂因此以爲變也。孔光何武曰。吏民名田毋過三十。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官。夫三十頃之田。周民三十夫之田也。縱不能盡如周制。一人而兼三十夫之田亦已過矣而期之三年。是又迫蹙平民。使自壞

其禁非人情難用吾欲少爲之限而不奪其田嘗巳過吾限者但使後之人不敢多占以過吾限耳要之數世富者之子孫或不能保其地以復於貧而彼嘗巳過吾限散而入於佗人矣或者子孫出而分之亦無幾矣如此則富民所占者少而餘地多則貧民易取以爲業不爲人所役屬各食其地之全利利不分於人而樂輸於官夫端坐於朝廷下令於天下不驚民不動衆不用井田之制而獲井田之利雖周之井田何以遠過於此也

水心葉氏進卷曰今之言愛民者臣知其說矣俗吏

見近事儒者好遠謀故小者欲抑奪兼并之家以寬細民而大者欲復古井田之制使其民皆得其利夫抑兼并之術吏之強毅有必行之於州縣者矣而井田之制百年之間士方且相與按圖而畫之轉以相授而自言其迂未敢以告於上也雖告亦莫之聽也夫二說者其爲論雖可通而亦皆非有益於當世爲治之道終不在此且不得天下之田盡在官則不可以爲井而臣以爲雖得天下之田盡在官文武周公復出而治天下亦不必爲井何者其爲法瑣細煩密非今天下之所能爲昔者自黃帝至於成周天子所

自治者皆是一國之地是以尺寸步畝皆歷見於鄉遂之中而置官師役民夫正疆界治溝洫終歲辛苦以井田爲事而諸侯非各自治其國百世不移故井田之法可頒於天下然江漢以北濰淄以東其不能爲不强使也今天下爲一國雖有郡縣吏皆總於上率二三歲一代其間大吏有不能一歲半歲而代去者是將使誰爲之乎就使爲之非少假十數歲不能定也此十數歲之中天下將不事耕乎井田之制雖先廢於商鞅而後諸侯封建絕然封建既絕井田雖在亦不可獨存矣故非用封建相待而行者也夫吠

遂溝洫澮田為之間田而疏之要以為人力備盡至之而可觀而得粟之多寡則無異於後世且大坡長堰因山為源乾涸流潦視時決之法簡而易周力少而用博使後之之治無愧於三代則為田之利使民自養其中亦獨何異於古故後世之所以為不如三代者罪在於不能使天下無貧民耳不在於田之必為井不為井也夫已遠者不追已廢者難因今故堰遺陂在百年之外瀦防衆流即之溯然瀰漫千頃者如其湮淤絕滅尚不可求而況井田遠在數千載之上今其所陌遺環墟聚遷改蕪欲求商鞅之所變且

不可得矣孔孟生衰周之時非田雖不治而其大畧具在勤勤以經界爲意歎息先王之良法廢壞於暴君汙吏之手後之儒者乃欲以耳目之所不聞不言之遺言顧從而效之亦咨嗟歎息以爲不可廢豈不難乎井田旣然矣今俗吏欲抑兼并破富人以扶貧弱者意則善矣此可隨時施之於其所治耳非上之所恃以爲治也　按秦廢井田之役後之君子每慨難世主不能復三代之法以利其民而使豪彊坐擅兼并之利其說固正矣至於斟酌古今究竟利病則莫如老泉水心二公之論最爲確實愚又因水心公

之論而廣之曰夫井田未易言也周制凡授田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二百畝再易之地三百畝則田土之肥瘠所當周知也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則民口之衆寡所當周知也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則其民務農之勤怠又所當周知也農民每戶授田百畝其家衆男爲餘夫年十六則別授二十五畝士工商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每戶受二十畝則其民之或長或少或爲士或爲商或爲工又所當周知也爲人上者必能備知閭里之利病詳悉如此然後授受之際可以無敝

蓋古之帝王分土而治外而公侯伯子男内而孤卿大夫所治不過百里之地皆世其土子其人於是取其田疇而伍之經界正井地均穀祿平貪夫豪民不能肆力以違法制汙吏黠胥不能舞文以亂簿書至春秋之世諸侯用兵爭強以相侵奪列國不過數十土地寖廣然又皆爲世卿強大夫所裂如魯則季氏之費孟氏之成晉則欒氏之曲沃趙氏之晉陽亦皆世有其地又如邾莒滕薛之類亦皆數百年之國而土地不過五七十里小國寡民法制易立竊意當時有國者授其民以百畝之田壯而畀老而歸不過如

後世大富之家以其祖父所世有之田授之佃客程其勤惰以爲予奪校其豐凶以爲收貸其阡陌之利病皆其少壯之所習聞雖無俟乎耆艾而奸敝自無所容矣降及戰國大邦凡七而幺麽之能自存者無幾諸侯之地愈廣人愈衆雖時君所尚者用兵爭強未嘗以百姓爲念然井田之法未全廢也而其敝已不可勝言至秦人盡廢井田任民所耕不許多少而隨其所占之田以制賦蔡澤言商君决裂井田廢壞阡陌以爭百姓之業而一其土夫曰爭曰一則可見周授田之制至秦時必是擾亂無章輕重不均矣漢

既承秦而卒不能復三代井田之法何也蓋守令之
遷除其歲月有限而井土之還授其奸敝無窮雖慈
祥如龔黄召杜精明如趙張三王既不久於其政則
豈能悉知其土地民俗之所宜如周人授田之法乎
則不過受成於吏手安保其無敝後世蓋有爭田之
訟歷數十年而不决者矣况官授人以田而欲其均
平乎杜君卿曰降秦以後所㕔既敝又爲稽覈稽覈
在乎權宜權宜憑乎簿書簿書既廣必藉衆功藉衆
功則政由羣吏由羣吏則人無所信矣夫行不盡之
法委政於衆多之胥欲紀人事之衆寡明地利之多

少雖申商督刑撓首總筭不可得而詳矣其說可謂切中秦漢以後之病然揆其本原皆由乎地廣人衆罷侯置守不私其土世其官之所致也是以晉太康時雖有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之制亦史不詳言其還受之法未幾五胡雲擾則已無所究詰至魏孝文始行均田然其立法之大槩亦不過因田之在民者而均之不能盡如三代之制一傳而後政已北亂齊周隋因之得失無以大相遠唐太宗口分世業之制亦多踵後魏之法且聽其買賣而爲之限至永徽而後則兼并如故矣蓋自秦至今千四百餘年其間

能行授田均田之法者自元魏考之至唐初纔二百年而其制盡隳矣何三代貢助徹之法千餘年而不變也蓋有封建足以維持井田故也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之所得私也秦廢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三代而上田產非庶人所得私也秦廢井田而始捐田產以與百姓矣秦於其所當與者取之所當取者予之然沿襲既久反古實難欲復封建是自割裂其土宇以啟紛爭欲復井田是強奪民之田產以召怨讟書生之論所以不可行也[井田總論]

井十爲通圖

溝廣深四尺溝上有畛高廣如溝

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

洫廣深八尺

洫十一有涂高廣如洫

遂人百夫爲洫洫上有涂司馬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十二人徒二人一溝受十夫一井之遂十溝入一洫則爲十井而百夫矣故曰百夫有洫井十爲通通言百夫通力而治一洫又十井通力以興耕也涂之高廣如洫容乘車一軌涂之盡處有閑梁○牧之夫數十故有百千億夫井之田數限于九夫數限于尺此約夫數以十皆凡除夫溝及土不貫之夫田不過二十除部其實每井必有十餘井故舉其成數言

通十爲成圖

通	通	通	通	通	通	通	通	通	通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洫 洫 洫 洫 洫 洫 洫 洫 洫

[illegible]

遂人千夫有澮澮上有道○司馬法通十爲成成百井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匠人方十里爲成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一洫受十井百夫之水十洫共入一澮則爲百井而千夫矣故曰千夫有澮通十爲成言十洫方百井井田之法于是而成也○一成百井千夫除山川等三分之一衍備倒之六十四井以上中下三等計之一夫耕二夫之地每井止四家爲戶二百五十六約五戶而出二卒故爲士十人革車一乘道高廣加澮乘亦車二軌

成十爲終圖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澮 澮 澮 澮 澮 澮 澮 澮 澮

川廣四尋深四仭

川上有路高廣如川

達于畿

司馬法成十爲終終千井井革車十乘十百人徒二百人千夫爲澮共人一井則爲千井而萬夫矣故曰萬夫有川成十爲終言十成之水共歸于一川因山川之勢而加以人工疏導水有所終故以服畏也自川則可以達于四瀆矣。

詩云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爲耦終直二十五里曰三十里十千耦皆舉成數極言之以地方爲言下井萬夫除山川道路等三分之一爲二縣零二甸之地總爲十甸共六百四十井出兵車十乘

路之廣高如川容乘車三軌

終十為同圖

終	終	終	終	終	終	終	終	終	終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川　川　川　川　河　川　江　川　川　川　川

司馬法終十為同同方百里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

終千井萬夫十終則提封萬井十萬亩二十五里四百方一百里謂之同蓋言當袤百里其聲相同也同閒廣四尋深四仞為川一同之中其川九其外為大川以達于畿者也每一同當一成以地方計之雖有萬井十萬家除山川道路三分之一總為百甸之地六千四百井每井止四家為戶二萬六千四百約五戶而出二乘黃為士千人二百五十餘戶而出一車故為革車百乘

邑丘之圖

方十里爲一成

四井爲邑方二里三十六夫之地四邑爲丘方四里一百四十四夫之地四丘爲甸方八里五百七十六夫之地旁加一里爲溝洫則方十里爲成百井九百夫地所人所謂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是也除百夫爲餘田三百二十四爲夫地爲溝洫仍有四百七十六夫地然地有三等乘爲二百三十八夫出長轂一乘戎馬四疋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縣都之圖

縣　縣　縣　縣
都　都
縣　縣　縣　縣
同
縣　縣　縣　縣
都　都
縣　縣　縣　縣

方百里爲同

四何爲縣方十六里二千
二百四夫地旁加二里爲
遂洫則方二十里三千六
里夫遂四縣爲都方三十
二里九千二百一十六夫
地詩駿發爾私終三十里
亦服爾耕十千爲耦是也
四都爲八十里旁加十里
爲溝洫川方百里爲同萬
井九萬夫匠人萬百里爲
同開貲二專深二俱謂之
溝專造于州各載其名是
也加上法除之仍有之萬
三千八百夫出車百乘馬
四百足牛一千二百頭甲
五二百人步卒七千二百
人先備賦税不除三等非
也

井邑丘甸圖

小司徒元九夫爲井陜百步畝畝百爲夫計之畝日九夫地有上中下二夫之地毎井實則四家四井爲邑十六家論語曰十室之邑是也四邑爲丘十六井六十四家丘之爲言聚也舜所居三年成聚是也司馬法有戎馬一疋牛二頭冊賦之法期于甸而魯成公作丘甲春秋所以職其事賦也四丘爲之甸六十四井二百五十六家司馬法有戎馬四乇兵車一乘步卒七十五人又重車一乘將之者二十五人二車共百人劍之爲言用以佃獸之名也一甸出車一乘可以軍旅用役故者

丘甸都縣圖

丘	丘	丘	丘	丘	丘	丘	丘
丘	丘	丘	丘	丘	丘	丘	丘
丘	丘	丘	丘	丘	丘	丘	丘
丘	丘	丘	丘	丘	丘	丘	丘
丘	丘	丘	丘	丘	丘	丘	丘
丘	丘	丘	丘	丘	丘	丘	丘
丘	丘	丘	丘	丘	丘	丘	丘
丘	丘	丘	丘	丘	丘	丘	丘

四甸爲縣二百五十六井一千二十四家出兵車四乘四縣爲都一千二十四井四千九十六家出兵車十六乘都字从諸省從邑言諸邑之所會也凡丘甸縣都居據井邑居民而立名所謂以室數制之其出車當捉零就整井可以道理計也二圖正方殺繁明名數而已

遂人溝

遂上有徑

畛上有

涂涂洫廣八尺深八尺洫上有涂

遂人職云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注謂萬夫者夫三十三里一百步九方而爲一同遂從溝橫洫從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遂注入溝溝注入洫洫注入澮澮注入川故留畝之水有所歸焉匹人謂田間則有溝底間則有洫同間則有澮塹百里之地行溝十洫一澮蓋不易之制也遂人以萬夫而計之匠人以井里而計之其實一井九夫而遂溝洫則以百里而澮之二而已矣

洫之圖

萬夫之地

洫上有涂

路澮注大川

川上有路

萬夫而計之匠人以井里而計之其實一井九夫而遂溝洫則以百里而澮之一而已矣

通典曰黃帝時八家爲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鑿井於中則井田之原其來遠矣 宋太宗詔江北之民種諸穀江南之民種秫稻眞宗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萬斛分給三路爲種 田制考

井田助法遂溝圖

田首之遂

夫 夫 夫

田首之遂

夫 亦名一夫 公田百畝 夫

田首之遂

夫 夫 夫

田首之遂

田間之溝 田間之溝

詩公劉徹田爲糧大
玉雨我公田遂及之
私
孟子日方里而井井
九百畝中爲公羽八
家皆私百畝
方一里之中其田九
百畝界爲井字甲爲
公田八家皆私百畝
借其力以助耕公田
赦謂之助八家共耕
爲通力各私田百畝
爲均平故謂之徹徹
者適也均也通力合
作則可計畝均收則
不可盡各入其田之
所收故謂之私田若
曰均收則公田外爲
民田不必分井字不
稱爲私田矣

牧田貢法遂溝圖

遂廣深二尺　徑高廣二尺

遂　遂　遂　遂　遂　遂　遂　遂　遂

溝廣深四尺

溝上有畛高廣四尺

孟子國中十一使自賦又曰貢者較數歲之中以爲當

千畝之田中爲遂九十夫各受田百畝九遂並入千溝以其無公用每夫各自供其十一之賦故謂之貢也

舊說以遂人有十夫子因以爲鄉遂用貢法之溝洫匠人有九夫字因以爲都鄙用助法之溝洫愚謂凡耕者皆爲橫畆以入于遂一步爲三畆立畆方一尺此樹植之法井牧皆然也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大抵田首之水于溝亦井牧所同也但井限于九夫牧則十夫此微不同然所謂九夫者乃九夫之地非九家也且每井有餘夫受田一井實不止九夫故舉成數言豈可因此而遂分鄉遂都鄙有二法乎葉氏曰司徒言井邑遂人言溝洫非鄉遂異制也井邑定田畆多寡以出稅故以四井四邑言

溝洫定水道大小以興利故以十夫百夫言鄉言井邑則遂之田賦亦如之遂言溝洫則鄉之水利亦如之互文見義耳地有肥磽爲之井者必有牧以濟之所謂采與易者則皆牧也故小司徒曰井牧其田野井者正也牧者變也井地均不必牧也井地不均必牧以均之也

朱子語錄曰溝洫以十爲數井田以九爲數決不可合近世諸儒論田制乃欲混井田溝洫爲一則不可行鄭氏注分作兩項却是行助法之地必須以平地之田分畫作九夫中爲公田而八夫之私田環之列

如井字整如棋局所謂溝洫者直欲限田之多少而爲疆界行貢法之地則無間高原下隰截長補短每夫授百畝所謂溝洫者不過隨地之高下而爲之蓄洩此王法之所以異也是以匠人言遂必曰二尺言溝必曰四尺言洫必曰八尺言澮必曰二尋蓋以平原曠野之地畫九夫之田以爲井各自其九以至於同其間所謂遂溝洫澮者隘則不足以蓄水而廣則又至於妨田故必有一定之尺寸不可踰也若遂人止言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蓋是山谷藪澤之間隨地爲田橫斜廣狹皆可墾闢故溝

洫亦不言其尺寸所謂夫間有遂遂上有徑以至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云者始終畧言之大意謂路之下即爲水溝水溝之下即爲田耳非若匠人之田必拘以九夫而其溝洫之必拘以若干尺也訂義所載永嘉陳氏謂遂人十夫有溝是以直度之匠人九夫爲井是以方言之又謂遂人所言者積數匠人所言者方法愚亦有此意但說欠詳明耳然鄉遂附郭之地必是平衍沃饒可以分畫宜行助法而反行貢法都鄙野外之地必是有山谷之險峻溪澗之阻隔難行分畫宜行貢法反行助法何也蓋助法九取其一似

重於貢然地有肥磽歲有豐凶民不過任其耕耘之事而所輸盡公田之粟則所取雖多而民無預貢法十取其一似輕於助然立爲一定之規以樂歲之數而必欲取盈於凶歉之歲至稱貸而益之則所取雖寡而民已病矣鄉遂近王城豐凶易察固可行貢法都鄙僻在遐方情僞難知故止行助法此又先王之微意也然鄉遂之地少都鄙之地多則行貢法之地必少而行助法之地必多至魯宣公始稅畝杜氏注以爲公無恩信於民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履踐按行擇其善畝好穀者稅取之蓋是將公田所收必

是不給於用而爲此橫政孟子之時助法之廢已久盡胥而爲貢法矣孟子特因詩中雨我而想像成周之助法耳自助法廢胥而爲貢法於是民所耕者私田所輸者公租用之豐歉靡常而賦之額數已定限以十一民猶病之蕭漁經論

萬夫之圖

按三代授田有五十七十百畝之不同者皆因步有多寡否則尺有長短耳步有多寡者如古以步百爲畝自漢武至今以二百四十步爲畝故殷人以一百四十步爲畝則七十畝當周之百畝夏后氏以二百步爲畝則五十畝亦當周之百畝也謂尺有長短者如三同布帛尺以十二寸通用尺十寸周尺止六寸有奇蓋周建子度從黃鍾起數故尺短殷建丑度從大呂起數尺差長夏建寅度從大簇起數尺尤長其說亦通不然經界豈易事可如是紛更乎經界既移則廬舍亦當盡爲改造且每井田中必鑿一井以備

汲灌此井田之所以得名也亦將盡為畎澮乎葢井田起于黃帝至少康云有田一成則井十為通通十為成之制已久夏后氏亦非全用貢法也夏殷制畈田

任地之法

大都之地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各受百里

小都之田卿之采地各受五十方里

家邑之田大夫之采地各受二十五里

公邑之田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

官田牛田賞田牧田

宅田士田賈田

場圃任園

地廛里任

國中之地

五十里近郊之地

百里遠郊之地

二百里甸地

三百里稍地

四百里縣地

五百里畺地

征稅之法

漆林
都五百里
縣四百里
稍三百里
甸二百里
遠郊一百里
近郊五十里
園廛在國

國宅無征

征二十而五
征二十而五
征十二
征十二
征十二
征十二
征二十而三
征十一
征二十而一

王城之中國宅無征園圃所償實者賴之廛里所受民以爲居皆薄其征五十里近郊其民役使頻故輕稅十取一優之百里遠郊其民役使不若近郊之頻故二十取三至於甸稍縣都在遠郊外其民役使又不若近郊之頻故十取二唯漆林之征懼民趨末作侈於器用故二十取五以抑之

載師閭師相胥圖

載師任土

國宅	以廛里任國中之地
園圃	以場圃任園地
近郊	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
遠郊	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
甸	以公邑之田任甸地
稍	以家邑之田任稍地
縣	以小都之田任縣地
都	以大都之田任畺地

閭師任民

任農以耕事貢九穀

任圃以樹事貢草木

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

任商以市事貢貨賄

任牧以畜事貢鳥獸

任嬪以女事貢布帛

任衡以山事貢其物

任虞以澤事貢其物

凡無職者出夫布

載師任土自國中以及畺掌其大綱閭師任民自三農以致無常職掌其細目相爲經緯夫凡民之事有一定而不易者九職是也有兼爲而不費者樹畜是也故先王之世雖士工商之家靡不受田務使人知稼穡之艱難婦女各務蠶繅紡績則業日起而善心生不勤于樹畜者則五者之罰使不得備禮載師以其不務本業故徵其財閭師以其不能兼職故罰其禮上之人非利其財也將驅之以務本耳非靳于禮也將愧之而使勤耳又旅師三六遂之賦猶閭師之于六鄉也閭師罰惰民之禮旅師聽新甿之治此皆

鄉遂之不可少者。

周禮理財之官

宰夫　制財之出入

外府　掌邦布出入以待邦用

職內　掌財入數

太宰　制國用

太府　受貨賄之入

玉府　掌王金玉玩好

職幣

司書　斂用邦財之幣振掌事之餘財

司會　掌會計

逆羣吏四國之治聽其會計詔王及冢宰廢置

小宰　執九式之式

內府　掌受貨賄待邦大用

職歲　掌財出數

周禮理財之法

類	綱	目
生財	九職	三農 生九穀；園圃 毓草木；虞衡 作山澤材；藪牧 養蕃鳥獸；百工 飭化八材；商賈 阜通貨賄；嬪婦 化治絲枲；臣妾 聚斂疏材；閒民 轉移執事
斂財	九賦	邦中 待賓客；四郊 待芻秣；邦甸 待工事；家削 待匪頒；邦縣 待幣帛；邦都 待祭祀；關市 待羞服；山澤 待喪荒；幣餘 待賜予
致財	九貢	祀；嬪；器；幣；材；貨；服；斿；物 以待弔用
用財	九式	祭祀；賓客；喪荒；羞服；工事；幣帛；芻秣；匪頒；好用
餘財	九式九貢之餘	以供玩好

邦郊鄉遂野總圖

大宰九賦	邦中之賦	四郊之賦	邦甸之賦
載師任地	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皆國中）	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即鄉）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遂 所遂）	以公邑之田任甸地
遺人委積	邦之委積以待施惠	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艱阨（里當作鄙） 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遂乃遠郊故稱郊）	野鄙之委積以待羇旅（以甸爲野）
秋官掌獄	鄉士掌國中（附郊民與國中同故稱國中）	遂士掌四郊（原係遠郊之地）	縣士掌野
費誓	三郊（鄉乃近郊故稱三郊）		

人徒見夫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則以民賦爲止于兵亦以九賦爲諸臣田祿之賦非也稅賦雖一而賦有三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此兵賦也甸出長轂一乘此車賦也一曰邦中二曰四郊而下此九等之賦也時方有事則晨出一兵甸出一車事已則兵還于農車還于甸雖名爲賦其實則使民自爲衛耳以禹貢之書考之然後周禮貢稅賦之別源流會通蓋無可疑者夫冀州在王畿之內堯之所都也厥賦惟上上厥田惟中中是公田之稅雖其等在五而私田之賦折以他物則其等實在一也此乃太宰之九賦也八

州在王畿之外、諸侯之國也、田賦之下、于是始立爲
貢篚之制焉、有金木鉛石之貢、有漆絲羽茅之貢、有
球琳琅玕銀鏤砮磬之貢、此則大宰之九貢也、然禹
貢與周禮少異者、周禮畿內之類、通可以言貢、而禹
貢則專以爲賦、禹貢畿內之賦、專以粟米之屬、而周
禮則雜以他物代之、不害其爲同也、周衰王制不明、
貢稅賦之法不復存、成王周公之制、魯之宣公初稅
畝、是以公田之外、復履私田之畝、行什一之稅、雖然
賦則尚無恙也、至于成公之作丘甲、則每三甸而加
一乘兵車之賦、非復司馬之舊、哀公之用田賦、則受

田百畝而出賦二十畝私田之賦非復載師之舊至
于邦國之貢益悖謬而無統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是
諸侯既不致貢于天子子產言鄭伯之男服而使從
公侯之貢是晉人責貢於諸侯者又雜給焉此豈惟
非周家之舊法哉虞夏貢賦之法自三代以來所謂
相承而不廢者至春秋而掃地矣按周禮置理財之
官及理財之法可見天下貨財必有統御而後能度
支惟冢宰制國用此量入爲出之道也後世量出以
爲入故當事者漫無所紀各求其事之必辦竭民之
財而不知度之錢穀判於丞相宋立三司使雖其法

屢變要之欲一事宜以歸主者元豐改制計相職分天下之民困于取之無度而公帑日窘雖欲會其歲之登耗審其儲之盈縮稽其民之虛實以衡出入不可得也今之戶部大率類此兵禮工光祿太僕等衙門錢糧多有不適籍戶曹者周禮貢賦稅征總論

按大府之職兼總內外二府內府在內所供者乃邦之用外府在外所供者乃王及后世子衣服之用內外交相稽考用之于外者取之于內用之于內者取之于外此宮中府中共為一體而內外之情通或者深宮之中燕好之私恐外人知而中止者有矣此古

人之深意賦劉羲曰司會職財計者也而必先掌大典八法八則之式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者聖人以為職會計以進身者不顧國政之是非不度民情之弊疚惟利是積則或傷于仁惟財是求則或害于義故禮樂衰微黎民困弱非所以存國之體也故必知六典八法八則之本然後施九貢九賦九功九式之法知其治之本而不失之則財用可致而不害

按自唐李吉甫為元和國計錄丁謂因之為景德會計錄其後林特作于祥符田況作于皇祐蔡襄作于治平韓絳作于熙寧蘇轍作于元祐所會計者其別

有五一曰收支二曰民賦三曰課入四曰儲運五曰
經費所以總括天下財賦出入之數而周知其有無
多寡以爲豐殺增減者也　史臣曰有宋自中世以
後內牽于繁文外撓于彊敵供億既多調度不繼勢
不得已徵求于民又多伐異而黨同易動而輕變一
事之行初議不審行之未幾卽區區較其失得尋議
釐格使上之爲君者莫之適從下之爲民者無自信
守　蘇轍曰國之財賦非天不生非地不養非民不
長取之有法收之有時止于是矣而宗室官吏之衆
可以禮法節也祖宗之世士之始事當秩者幾闕則

論否則循資而已不妄授也仁宗末年自宰相以下任子之法無不減損英宗之初三載考績增以四歲神宗之始宗室袒免之外不復推恩袒免之內以試出仕此四事者使今世欲為之將以逆人心違舊法不可言也而況于行之乎雖然祖宗行之不疑當世不為之非何者事勢既極不變則敗衆人之所共知也今朝廷履至極之勢獨持之而不敢議臣實疑之

韓愈謂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覩之浙東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蘇松常嘉湖五郡又居兩浙十九也今國家都燕歲漕江南米四百餘萬石以實京師

而此五郡者幾居江西湖廣南直隸之半自宣德正
統以來每擇任有心計重臣巡撫其地以司其歲入
葢以此地 朝廷國計所資故也廉以
十三布政司并直隸府州實在 田土計二百二十
二萬八千五十八頃九十二畝零○十三布政司并
直隸府州 人戶總計一千六十五萬二千八百七
十戶 人口總計六千五十四萬五千八百二十一
口○十三布政司并直隸府州夏稅秋糧總數諸司
職 夏稅 米麥四百七十一萬二千九百石 錢
鈔三萬九千八百錠 絹三十八萬八千四百八十

七疋　秋糧　米二千四百七十三萬四百五十石
錢鈔五千七百三十錠　絹五十九疋○各布政
司幷直隸府州課程錢鈔幷金銀布帛等項折收總
計三百六十三萬七百七十八錠有零　外有各處
土產茶鹽硝礬朱砂水銀等物雖有定額數目繁碎
難以備載　已上俱大明會典　按自弘正後至嘉
靖二十五年太倉銀庫舊管一百六十二萬餘新收
四百八十八萬餘開除三百七十一萬餘羽林前等
衛五十二倉糧舊管九百九十八萬餘新收一百四
十九萬餘開除一百六十八萬餘本朝田土戶口一稅糧課程錢鈔一

張文忠疏略曰近年冗食之費積習至今固非一日
陛下合無　敕吏部查冗官兵部查冗兵工部查冗
匠禮部於光祿寺司理於　內府各監局查理各項
冗費又　命下戶部約　祖宗以來官兵吏匠及本
部本歲賦入之數酌取其中以爲定制以千之七爲
經費而儲其三以備山陝各邊兵荒非常之事此外
如土木齋醮游賞燕樂貴戚近倖無名之賞不經之
費悉從裁節不致妄用情由禮約費從事省期以數
歲積蓄有餘物力稍紓自然富強矣　臣等會同五府
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堂上官　及六科十三道

官查得京庫銀以歳入言之夏稅其該五萬五百餘兩秋糧共九十四萬四千八百餘兩馬草二十三萬七十餘兩鹽課折銀三十餘萬兩　開辦三萬餘兩通計各項實該一百四十萬九百餘兩以歳用言之宣府年例五萬兩大同五萬兩遼東一十五萬兩延綏三萬兩甘肅寧夏共六萬給散京衛官軍俸銀共三十三萬五千餘兩內府成造寶玩等項其數不可與知大約并前折俸銀不下五六十萬餘兩通計各項實該一百萬餘兩其間支剩馬草等銀節該本部題　准俱送太倉收貯以備邊方緊急之用不許別

項支銷故太倉之積多者三四百餘萬少亦不下二百餘萬夫何近年以來前項額辦銀兩或災傷減免或小民拖欠或詔書蠲免入既虧于原額而出仍過于常數姑以近日言之宣府年例外運送過六千一萬餘兩大同年例外運送過七十七萬餘兩陝西各邊年例外運送過四十餘萬兩遼東豫送過三十二萬四千餘兩蓋邊方緊急糧草缺乏之鎮巡等官內外奏討之數又征進諸軍給賞過六萬九千六百餘兩在京官軍人等共用過銀七十二萬四千二百六十餘兩及各邊官軍共六十九萬三千三百二十兩陝

西賑濟銀二十萬兩密雲紫荆居庸倒馬等處召買
糧草銀共一十二萬八千餘兩買金送　内府二萬
六千五百餘兩迄今舉　大婚禮等項支用一歲之
間實用過四百餘萬兩通前年例將及五百餘萬兩
是舊例歲用之外又加至四倍餘矣帑藏何由而不
虛財用何出而不竭哉臣等竊聞滄海不能塞漏巵
鄧林不能供野火其勢使然也今値海内虛耗之月
百姓愁苦之時加以兵荒之極仍供億之浩繁不經
之費日甚于前奢靡之費漸長于昔而欲變制以用
倉卒之取豈不難哉本總會計歲入歲用之數

弘治十五年戶部題會計錢糧以足國裕民事查得
本部每年會計天下司府州縣稅糧存留一千一百
七十六萬四千八百六十五石零起運二千五百三
萬四千四百七十六石零馬草存留四百九萬二千
五百六十四束起運二千一百八十五萬二千七百
四十八束絹二十七萬八千二百八十七疋布五十
七萬六百三十七疋花絨三十七萬四千九百二十
五斤一十二兩戶口食鹽鈔存留七千三百五十二
萬一千三百七十九貫零起運四千四百七十九貫
零鈔關船料大約二千七百一十九萬三千六百一

十一貫各運司額辦鹽課一百九十五引屯糧大約
三百七十七萬六千一百九十三石零及於本年遞
年支運過錢糧并各處歲支卷冊內查得近年起運
京邊并存留本處錢糧有遇事故加減而歲入不及
原額者有逐年加減而歲支過於原額者至有一歲
所入不足以供一歲支用者夫常人之餘未輕費放
剩等銀每年額入實計銀二百餘萬先年歲用各邊
額用主兵年例銀四十一萬衛所額用折粮四箇月
銀二十三萬一千四百二十餘兩職官額用布絹錢
一十一萬五千九百餘兩軍士額用布花銀十萬餘

兩京營額用馬匹草料折色三箇月并廵捕一年全支共銀一十二萬六千六十餘兩倉塲料草束額用銀三十五萬餘兩每年大約實支銀一百三十三萬三千三百餘兩近年以来除進用倸邊給賞賑災等項外各邊每年加添募賞軍銀五十九萬二千八百餘兩各邊每年加添防秋擺邊設伏各兵銀一百一十餘萬各邊每年又加添補歲用不敷鹽銀二十四萬五千六百四十餘兩京營每年加添商舖料價銀二千餘兩通前額用銀內除衛所兩箇月折粮銀不放外大約每年實支本倉銀三百四十七萬餘兩是

太倉毎年歲費少銀一百四十九萬餘兩迄今不知節省年復一年出浮於入雖有開納括取等項有事之時所濟幾何此近日戶部之所具題國計如此誠不可不爲之慮也